

山长水远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山长水远知何处』。山为闽山，水为闽水。闽山闽水，闽人闽风。熟悉而亲切，多姿且多情。碧水丹山、金沙白浪、榕荫花雨、天风海涛，让人徜徉不尽。风景在远方，风景在脚下，风景在心中。收拾过往风景，而得心中图卷，何尝不是人生一件快事？

黄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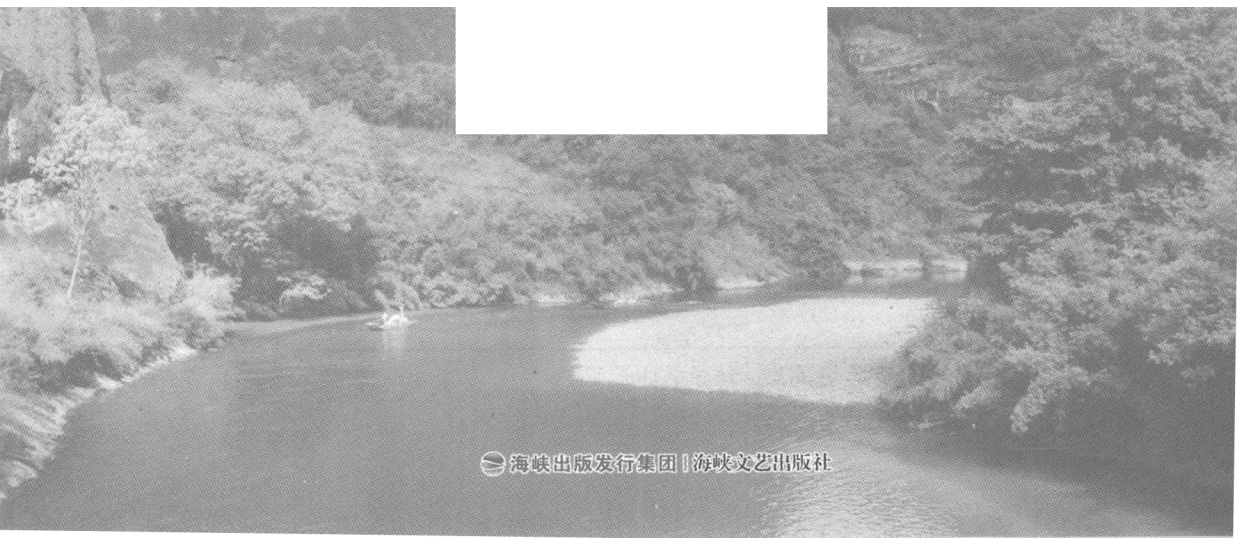
著



山长水远

八闽风采
纪实文学丛书

黄文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长水远/黄文山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5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ISBN 978-7-5550-0535-3

I. ①山… II. ①黄…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3172 号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山长水远

黄文山 著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4

地 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35-3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何少川

这套《“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反映的都是有关福建的题材，大部分篇章是作者从《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中选取编辑而成的。

《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是一套反映八闽大地县域（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的纪实文学集。自2007年春安溪有关方面邀请采风创作起，至今已应邀走进近50个县（市、区），出版了50多册集子（其中包括应省有关部门邀请采风的专集）。这套丛书作品都是作者深入基层创作的，体例统一，布局合理，内容全面，特色突出，文化味浓，可读性强，得到普遍欢迎。丛书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编写。写作和编撰过程中，得到各地党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

八年多来，在采风和编纂丛书过程中，共有1400多人次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投入，是福建省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果丰硕的采风创作活动。作者老中青结合，有名老作家，也有初涉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有来自省里的，也有市、县的。到目前为止共创作了1100多万字作品，为福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财富，为建设先进文化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展示福建风貌，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研究决定，拟选取撰写丛书作品数量较多的作者，分期分批出版个人专辑，汇编《“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专辑每册字数在20万字左右。收入专辑的文章主要选自“走进丛书”，不足的可补上撰写福建内容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一批出12册，以后视情况将继续出版。

目 录

武夷三味	1
万木林	4
黄岗山记	7
缘起山中雨	10
茫荡山随笔	12
雨中三千八百坎	16
溪源何处庵	18
远望石佛	20
翠色归宗	22
和平豆腐最相宜	25
相看政和	28
太姥山	31
山水的交响	34
鲤鱼溪	37
穿行在季节中	
——太姥山的三组照片	39
青山不老	43
认识一座小城	46
雨中鸳鸯头	49
画里画外杨梅洲	52
霍童漫笔	55
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	58



天宝岩纪行	61
再上淘金山	64
四季诗	67
客家先祖巫罗俊	71
独步当世	76
一叶湄洲	80
不老的夹漈山	83
宁海桥的前世今生	86
石牛之舞	89
天下无山高戴云	92
清水岩记	94
大海中长出的路	97
读不尽的灵源山	99
感受安海	103
清源小记	106
泉港的色彩	109
西坪茶说	112
有一个地方叫感德	115
也说欧阳詹	117
艺匠生新千年焕彩 ——鲤城工艺三奇葩	121
海水相会的地方	128
浩淼大洋中的一座小岛	130
汀州写意	133
一方水土	136
闽西有山曰冠豸	138
不再漂泊的家园	141
最后的出发地	145
毓园小记	148

城中山水	150
赤壁素描	153
飞水大峡谷	156
风里浪里海坛岛	159
海上浮城	162
黄岐半岛行	165
寂寂白岩山	167
解读匹岩	169
觅榕记	171
闽安纪事	173
山不在高	176
树犹如此	179
凤出丹山熠生辉	182
山川万里一身遥	185
名山有室本天成	189
建水闽山留足迹	191
雪峰寺和枯木庵	195
后 记	199



武夷三味

乘竹筏自九曲溪漂流而下，当然是一种享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想象那种身不由己的愉悦。身下是一湍激流，你便坐在水面上，任峡谷的风把你轻轻托起，任身后的水波推拥着你向前。竹筏就在半推半就之中，跌入幽谷深深的怀抱。溪流清清浅浅，水气氤氲氤氲，筏作逍遥游。两岸是变幻无穷的丹崖奇石，或如跃起扑球的雄狮，或如小心探水的乌龟，或如举步维艰的骆驼，或如仰天长啸的大象，全都生动得似要破壁而去。倘有兴趣，不妨听梢公用一根湿淋淋的竹篙将它们点化成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这时的你，犹如《一千零一夜》里的国王，那样富有，那样满足。过险滩时，浪花如敌情掩至，容不得有丝毫的防备，便溅得你满脸满身。那一份有惊无险的刺激，那一阵无论老幼尊卑都脱口而出的畅怀大笑，令一切烦恼和忧愁在刹那间化为乌有。

盈盈一水，折为九曲，每一个曲折，都是一个新鲜幽奇的天地。一口口深不可测的碧潭，一座座临水兀立的丹崖，都蕴含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难以形容的美丽。只有人们心间那一丝颤动，或许能感知一、二此间的神秘氛围。流水无情，不容你作太多的停留，便推拥着你飘然离去。舍舟登岸，站在二曲滩头，你还会好一阵回首。登天游，沿着紧贴山脊的“之”字形蹬道攀登，自然也是一种享受。山不高却险，路不危而悬。要不是道旁粗粝的石扶栏给人一种信任感，中途蓦然回首，恐怕不少人会失去攀登的勇气。然而，每攀登一段，都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五曲溪一带胜景，渐渐拢来。二百来米的山峰，半个多小时的脚功，却使你如同步入云天胜处，看四围峰峦皆匍匐下伏，清溪如带，宛绕其间。先前坐在筏上仰之弥高的巨岩、参天古木以及汤汤流水，这时看却如摆在案几上的一处盆景，不由豪爽之气，荡胸





而起。

攀大王峰则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其对游客的诱惑也在于此。根本没有路，所谓登山之径，就是从山顶裂开的一条缝隙，木梯垂架其间。你便是沿着裂缝攀援而上。好几处狭若鸡胸，只能侧身屈腿，手足并用。如此艰难的提升，却不容你有任何退缩的念头。因为你的头顶是人，你的脚下还是人。你不能堵住下面人的上升之路，无论疲惫也罢，胆怯也罢，既入其间，便只有全身心投入，不顾一切地往上攀爬。这时的你，什么欲望都置之度外。只有当你通过险途，从洞口探出身来，才如释重负，感到洞外的世界原来是这样亲切、轻松。而山下的观者早已为你捏了一把汗。

你几乎不假思索，紧接着又趺入“一线天”更为艰苦的游程。位于二曲溪南的“一线天”因岩体纵裂而成。从伏羲洞进入，初时，尚有一线天光，而后便陷入似乎没有尽头的黑暗，其狭、其陡、其长，使你顿感人生的磨难漫漫无期。你只有一个思想，快快走出黑暗，快快结束磨难。可是当你气喘吁吁、腿脚颤抖地从洞口爬将出来，却又惊喜地听导游小姐介绍附近乱石丛中那一个险象环生的螺丝洞。武夷山准确无误地告诉你，何谓人何谓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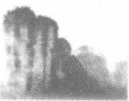
坐在水帘洞瀑布旁品茗，更是一种享受。经过数里的跋涉，你已经额汗津津，双腿也有几分疲乏，这时，一壶茶香，胜过人间的百千种诱惑。茶是武夷山特有的“肉桂”，用的水当然是崖顶那道悬瀑了。崖上镌有“活源”二字，于是那满壶满盏的茶水，也就有了生命。雨季来临，瀑布犹如养壮了的蛟龙，跃然入潭，那声威，那气势，震得群山为之动容。干旱时节，当瀑布瘦成一根根能被风吹断的游丝，乡民便用一条草索自崖顶垂下。于是，亮晶晶的泉水便爬满绳索，而后调皮地不情愿地被拽入茶肆的敞口水缸中。用这活泼跳脱的泉水烹茗煮茶，不用揭盖，早已清香四溢，仿佛壶中的水始终在泼泼地跳着。水如此，茶也不示弱。“肉桂”可耐沸水冲泡八、九遍，其味不减。一杯入喉，齿颊生香，胸怀大畅。

茶和武夷山是那样密不可分。如果你到武夷山旅行，那么你就看吧，那山坡上层层叠起的翡翠塔是什么？还有，在野风晓畅的山路旁，那围着古老的八仙桌的一群，他们喜形于色地举杯啜饮的是什么？还有，那一座座带有明清江南风格的典雅楼肆，斜插一面三角旗，里面出售的又是什么？那就是

茶，那使武夷山的文化色彩更其鲜明、更为浓郁又更加神奇的岩茶。古人誉之“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也许，杨廷宝教授正是从武夷山独具的茶韵中获得启发，设计规划了简约秀雅却意味深长的武夷山建筑风格。

在武夷山，你看不到一座摩天大厦，也不见鳞次栉比的楼群。那绿树掩映间星星点点、错落漫布的每一个建筑，都像是从岩土中自然萌发的茶丛，与宛转澄碧的溪流，与雄奇竞秀的诸峰，和谐相对，浑然天成。每一处建筑都是一件艺术品。一座座高低层叠、变化有致的富有明清江南韵味的楼阁庭院，施以现代的装饰，让你感到历史文化的延伸。

最使人陶醉于这种文化氛围的还是大大小小枕山襟水的茶室。这里的茶室本身都相当朴素，因为再华丽的装潢也盖不过好山水。推开窗户，就是一座座擎天拔地、顾盼自雄的山峰，朝晖夕阴，春云秋雾，四时变幻，仪态万千，让你久看不厌。茶室里不需用三用机，盈耳尽是溪声，如雨、如风、如歌、如琴……世上还有什么音乐比它更动听？你轻轻啜一口茶，茶里便有如许山水的滋味。茶室的墙上，或挂着苏轼“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嘉”诗句的条幅，或写着“雅人深致清如水，仁者高标浑是山”的对子，甚而以巨幅照片牵来水帘洞那两道飞瀑。你若在这样的环境里饮过茶，那茶味的鲜醇甘活，自然历久难忘了。



万木林

万木林是一个树的世界。

我们来时正值初秋，刚下过一场雨，路面上的枯叶像长了精神，一行人踩过去，一片叽叽喳喳的叫唤。我们的心也被踩痛了，脚步都放得格外轻。看不见，但感觉得到雾气在无声地流动，森林的氛围正悄悄地拢来。因了众树的拥抱，天空温柔地碎了。叶隙间筛下的光线，迷迷蒙蒙，衬得挺拔的树身格外虎虎有势。

忽然林梢间传过一阵轻微的颤动，霎时，千树万树黄叶萧萧而下，那纷纷扬扬有如疾风骤雨般的落叶之声带着一种透骨的凄凉卷过森林。我知道，那不是风的缘故，而是冥冥之中一个生命的指令，不容许有任何犹豫。整个过程也许只持续了几分钟，然而却震慑了全部森林。一棵棵树肃然而立，目送落叶回归土地。这无比辉煌的落叶景象把我们都惊呆了，好一会儿才还过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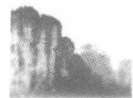
经历过这一幕，森林沉默了。再听不到一丝声音。不用说鸟啼虫唧，就连交柯的枝叶的喁喁私语也戛然中止。这静寂，隐隐藏着些蹊跷。也许，森林里的所有生命活动正是由于我们的到来而匆匆停息吧！你看，来不及抽身，身量苗条的木兰还斜倚在粗犷的酸枣树上，那一份缱绻缠绵之情，让人怦然心动；观光木凝固的笑容里蕴含着几多幸福的回味，不知道是哪一位美丽的客人，刚刚离开它的枝头；巨大的沉水樟卓而独立，那轩昂的气势，令众树敬而远之，然而，因了这缘故，它就要默默地承受高贵的寂寞。

生命的悲欣荣枯，竟被无言的大森林描绘得如此动情。一棵小叶楠忽然倒地。它曾是那样伟岸、挺拔，风起时，那高高扬起的树冠，像树海里一叶犁浪的翠帆。而现在，二十多米长的身躯挺得笔直，如同一位决斗而死的刚

烈勇士，神色安详、无怨无艾地躺在众树之中。一簇簇淡黄色的野菊花环绕着它，那是森林对它的礼赞。在它根部掀起的大土坑旁，一棵巨樟无限惋惜地凝视着这一结局。它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有限的空间和土地，只能在它们之间做出这样一种残酷的抉择。竞争是公平的，竞争的结果却令人感伤不已。不知道是否躲避生存的倾轧，一棵栎树摇摇晃晃地在悬崖上张开叶伞，它是如此瘦弱，似乎一阵狂风就能将它连根拔起。它立足的土壤实在太单薄了，只是岩窝间的一抔浅土，它的全部根须都裸露在崖壁上。风来了，没有哪一棵大树能为它遮挡；雨来了，没有哪一块岩石能让它躲避。但它是自由的，而自由的代价竟是这样严苛。

在万木林，一缕阳光、一滴雨露和一寸泥土都是那样珍贵，只有参天大树才能充分享有这些大自然的惠赐。于是，只要是树，便都成了攀援植物窥测的对象。对这些没有脊梁骨的家伙来说，只有攀上大树，才能得到一份小小的蓝天。而机遇实在太重要了。也许，它惨淡经营的对象只是一棵濒临枯死的老树；也许，在眼看就要成功的一刹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它的美梦彻底粉碎；也许，它操之过急了，将自己的全部希望绞杀在一夜之间。相形之下，那些成功者正可以沾沾自喜，尽情炫耀它们柔曼的腰肢，就连威严的大森林也无法拒绝这扭曲的美丽。

在这座经过六百四十年自然繁衍、自然淘汰的天然混交林里，每一棵树的气息都让人觉得新鲜而陶醉，每一个树种的生存都让人感到神秘而兴奋。在原生状态下安然度过六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万木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要归功于杨达卿和他的子孙们。十六世纪中叶，闽北发生饥荒，杨达卿发动灾民上山植树，种树一株，发谷一斗，从而营建了这片一万多公顷的人工森林，而后又约束子孙，世代封禁山林。一个世所罕见的自然生物圈就这样被保护下来。当初植下的树木已全部腐朽于泥土中，否则，万木林今天便只能是一座老化、单调的人工林。而改变这一切的，可能只是候鸟嘴里几颗不慎跌落的种子，也可能只是大风刮来的一些不甘寂寞的花粉……森林却因为它们的到来而悄悄地发生变化。古老的大树想倾侧它们，蛰伏的莽藤想绞杀它们。年复一年，不知多少“外来移民”魂断香消，零落成泥。但最终，是它们推倒了大树，制服了莽藤，站稳了脚跟，改变了



森林的格局。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长达数百年的森林之战。如果把时间的比例缩小千倍，其惨烈的程度，恐怕不亚于滑铁卢大战。自然法则是这场战争最公正的裁判。六百多年过去了，原先大一统的，连品种和间距都整齐划一的人工林终于演化成了今天这样万木争荣的景象。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只在万木林的边缘逡巡，因为没有路可达森林的腹心，森林自己封闭了自己。这是一条有形的大自然的界限。

当我们走出森林的一刹那，林子里忽然传出了清亮的鸟鸣，先是三、两声，继而连成一片，象积聚了许久的爆发，震得空气和阳光都在微微地颤动。那是森林生命的歌唱。我明白，即使用斧子砍出千百条路，人类也永远走不进整座森林。

黄岗山记

在全国的名山大川中，黄岗山并不为常人所道，因为它的名字被武夷山淹没了。但它却是武夷山脉的主峰，也是我国东南第一高峰。不要说“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的庐山要矮它一大截子，就是“万峰无不下伏”的黄山天都峰也难与之匹敌。然而，却很少有人登过黄岗山。也许，因为它远离尘寰，群峰为隔；也许，因为它山势险峻，气候多变。游人往往望峰息心。黄岗山毕竟不是乐游者的天地。

但黄岗山却是大自然钟爱的山。春天，云封雾锁，鸟兽潜踪；夏天，山雨骤来，千峰随暗；秋天，霜风似剑，蓬断草枯；冬天，大雪满山，野径俱灭。每一种自然力都在它身上刻下深深的印记，磨砺着、雕塑着它独特的性格。黄岗山就在这大自然粗犷的抚爱中怡然自乐。或许正是黄岗山这种独特的性格，使它得以躲过第四纪冰川的袭击，也躲过人寰更加严酷的轮劫。黄岗山以自己强大的身躯，保护了大量珍稀物种，使这一带生物群落保持未受干扰的原始状态，成为世所罕见的“生物之窗”。

大山是沉默的，它从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人。千百年来，人们只是远远地瞻仰这座高可摩天的大山，窥望这片神奇莫测的原始大森林，对这里的宝藏却一无所知，最早发现这一秘密的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1873年，法国神甫大卫潜形蹑足来到这里，他看见了什么？奇异的角怪、白蝙蝠、猪尾鼠，还有珍贵的银杏、水松、香果树……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已经消亡殆尽的稀有物种，奇迹般地呈现在他的面前，生机盎然。他仿佛来到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六百多种生物新种照得他两眼痴迷。像进入太阳山采宝的老大，他发疯似的采集着各种生物标本，以致迷失了出山的道路。这以后，英国人杜拉西、美国人波普、德国人施密特、法国人克拉帕西，接踵而来。黄岗山不过



抖落几片树叶，便饱了外国探险家的私囊。令人痛心的是，十六万号昆虫标本及其他大量珍贵的生物标本，一箱又一箱地从莽榛塞途的大森林里悄无声息地流走，而后出现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博物馆陈列室里，成了殖民者夸耀现代文明和科学发达的证据。可是千百年来，黄岗山仅仅以它在地理上的位置出现在我国的地图上，这，又能怪谁呢？

人们终于从耻辱的教训中渐渐清醒过来。位于武夷山北段的这一带成立了自然保护区，黄岗山也有了第一条简易公路。黄岗山有幸没有听到猎枪下动物临死的凄厉呻吟，没有看到斧锯前大树将倾的惨痛一幕，就迎来了科学考察工作者亲切的脚步声。

人们只要打开大山的心扉，没有什么比大山的给予更慷慨了。

当大山敞开襟怀，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多么丰富、生动而又奇妙的生物世界！从古代、新生代直到现代的形形色色的生物，纷然杂陈，共处一林。新发现的草鸮歇息在被称作“活化石”的水松树头；古书中记载的“笔猴”与这里特有的猪尾鼠相嬉戏……而大自然谜一样的生物链，在这里也昭然若揭。那莽苍苍的原始大森林是昆虫的世界，数不清的浆果和昆虫为鸟儿提供了丰富的食饵。这里既是候鸟南北迁飞的歇脚地，同时也是鸟的天敌——蛇类的王国。野猪最喜欢吃蛇，这一带便又成了野猪理想的狩猎场。而兽中之王老虎也就蹑踪而至了。在这片保持着原始风貌的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生物相依相克的生动场面，听到各种各样令人心头发颤的生命之声：亢奋的，悲哀的，欢乐的，凄惨的……告诉着人们生物世界的一个个奥秘。

就连不发声的植物也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向人们描述每一个物种生存的条件和演变的依据。那拔地而起 2000 米的山坡如同一张放大的植被类型图，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每条植物带。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到 1800 米以上的山地松林草甸，层层分布，界线分明，酷似鬼斧神工。

让人们捉摸不定的倒是黄岗山的天气。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来一场风雨。这里是全国降雨量最丰沛的地方。不过，那奇诡多变的天气最令气象工作者如痴如醉了。在 1800 多米的山岫，人们一定会相信那里有一个云窝，无穷无尽的云的大军就是从那里开出来的。它们倾巢而出，大摇大摆地漫过山坡，涌上公路，与人们抢道，稍不如意，便把汽车和人都裹进湿漉漉、白

茫茫的浓雾之中。不过不要紧，只要和云雾一块向上走一段，它们便会悄然逝去。令人诧异的是，它们居然望峰却步了。

答案就在山巅。登上峰顶，便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奇异的景观：山的东南坡，云气蒸腾，如海波起伏。而西北坡则天朗气清，数百里间峰峦峡谷历历在目。正是黄岗山以它伟岸的身躯，挡住了西北来的寒流，又截留了海洋来的暖气，使得东南山麓终年湿润温暖，一片葱茏。这就是黄岗山的全部秘密所在，这就是黄岗山和它周围的峰峦共同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而只有不畏艰险，攀登至绝顶的人们，黄岗山才与他们共享揭开这一秘密的愉悦。

黄岗山突出于群峰之上，山巅四面来风，终日不息，掩苒众草，惊红骇绿。唯独萱草挺身在草甸之中，迎风舒茎，长得特别茂盛。夏秋间，一簇簇盛开的萱草花，仿佛给黄岗山戴了顶橘黄色的桂冠。这可能就是黄岗山得名的由来吧！萱草，古时人们称它作忘忧草，认为簪上它可以使人忘忧。不知道黄岗山何以偏要选择忘忧草在它身旁。也许，沉默、忘忧，正是大山可贵的性格。当庐山、黄山、华山乃至近在咫尺的小武夷山游人蚁附之时，黄岗山依然门前寂冷如斯。但它甘于寂寞，耐得寂寞。它知道，趋奉热闹，常常要因此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东西。黄岗山只是默默地托举着同样是默默的科学考察工作者攀登的脚步。它从他们身上认识了自己的价值，明白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这就足够了。

也许，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堆也比黄岗山现在的名字响亮。但那又有什么？大山自有大山的雄姿，大山自有大山的风采，大山自有大山难移的秉性！纵使一千年、一万年以后黄岗山仍然这样默默地矗立，它也决不后悔。它祈望永远保持自己宁静的心境，无论是一万年以前还是一万年以后！





缘起山中雨

不大不小的雨，落在天心岩上，落在绵绵芊芊的松枝上。雨珠落处，听不到从接堞的屋瓦上响起的那样一片生脆而急骤的乐声，却弹起了淡淡的烟雾。千树万树，在雨中轻轻地摇晃，仿佛正沉浸在一阙优美乐章的旋律中。氤氲的云气似乎便是此时从每一片舞蹈的叶子间飘浮出来，在树梢聚止，然后升腾而去。于是，一片片淡如棉花的浮云，便粘在远近的峰峦上，粘出了一幅烟雨迷蒙的图景。

我们是经天心岩往观大红袍的。出门时，天虽有些阴，但不像有雨。没料到，山雨说来就来，簌簌地拍打着每一位游客的肩膀，令人不得不加快了脚步。但因此，却添了一段机缘，得以在永乐禅寺古朴的僧寮下躲雨。

寺僧泽道法师已在禅堂迎候。他双手合十，将雨声轻掩于寺门外。在他娓娓的讲述中，万千禅机便在一盏盏琥珀色的茶汤中隐约闪现。

山雨渐歇。踩着湿漉漉的石阶，回头一望，永乐禅寺就像两朵并立于绿色湖波中的莲荷。

道路穿由一处峡谷迤迳而行。这是一条新辟的小道，两旁都是森森的峭壁。雨后，空气格外清新，看不见，但感觉得到原始的野气在身边流荡。幽寂的峡间，忽然有了脚步，传来人声，大峡谷似乎还来不及收拾停当，一副匆匆而就的模样：野藤还垂在树梢，乱草还爬在崖前……

峡谷的草木一样被云气轻笼着。其实，云并非都凝结在树梢，更多的云还蛰伏在岩穴间酣眠。大概被雨声敲醒，于是懵懵懂懂地一窝蜂涌了出来。于是林中生成的云，岩穴涌出的云，渐渐地聚成云团，汇成云阵，而后浩浩荡荡地簇拥出峡。那云阵出行的壮观场面，让人见了怎么也忘不了。

峡谷里的风景似乎是被这场不期而至的朝雨给激活了。路边一弯凝碧的